

## 七中

## 忆旧

## ■李福惠(温泉)

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那是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年代,那是一个让人激动又令人心碎的年代……

1958年秋,我从咸宁长寿小学小学高小毕业,考入咸宁第七中学——现汀泗中学。当时七中选址正在汀泗街东面、汀泗小学斜对面的一个山包上。学校初创时期,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老师。我们作为首届生创业者,便开始一边建校、一边上课。我记得开学典礼是在汀泗小学的操场上进行的。首任校长朱敬中在典礼上讲话动员我们要我们艰苦创业、勤俭办校。朱敬中在咸宁是一个有名望、有影响的教育家。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调走了。

学校创立初期,我们这些学生真是吃尽了苦头,尝遍了艰辛。因为要建校舍,经常要到离校十数里远的山包上,背一捆一捆的砖瓦、杉木条,一次背一根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奔走。这时国家遭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粮食金贵得很,常常吃不饱。当时我很羡慕一些同学星期天回家提一筒酸菜来校吃。但我却没有这种奢侈。

当时停课劳动是常有的事。有时一星期停课两三天,有时则停一两个月。有一次是住在官埠桥修京广复线铁路,将近两个月,除建校劳动外,还到附近农村帮助干农活。劳累了一天,加上肚子饿,晚上到寝室就不想动了。这些艰苦的磨练,锻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敢于面对任何的困难和艰辛。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在有四张高低床的8人寝室里,我睡的是下铺。一个雨天的早晨,我起床后,发现脱在床底下的胶鞋没了——这可是东湖新堤的干妈给我买的,穿了还没几天的新胶鞋啊。当时物资匮乏,紧缺,胶鞋有钱也买不到。何况我总共才两双鞋,一双布鞋,一双胶鞋。这双胶鞋对我来说像个宝贝。胶鞋没了,雨雪天我只好打赤脚。因家庭困难,又买不到,这样的赤脚生活一直延续了好几年。后来在蒲圻一中上高中时,也是经常打赤脚。有一次,我在乘火车去蒲圻时,因无票被列车员从中伙铺赶下了火车,当时下着鹅毛大雪,天也快黑了。我沿着铁路线回校,到寝室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脚冻麻木了,只好先用冷水泡,再用温水泡,好一阵脚才慢慢缓过来。

我们的任课老师,大多是从各个小学选拔来的,大多数是年青人,二三十岁,风华正茂,像余德炳、陈国祥、雷锡凤、余开芳、黄竟成、左益人,还有先后来的何进中、郝挺……他们都很敬业,讲课都很招人听。特别是郝挺老师,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课声情并茂,有声有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们曾在北伐战争激战过的山头上追逐游耍,在星星竹海的密林拖过楠竹,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了游览胜地。

七中后来易名汀泗中学,曾一度办成汀泗高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去过一次汀泗中学。过去的山头削平了,过去的干打垒棚子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树木葱茏、景色宜人的校园和整齐漂亮的楼房,真是今非昔比,焕然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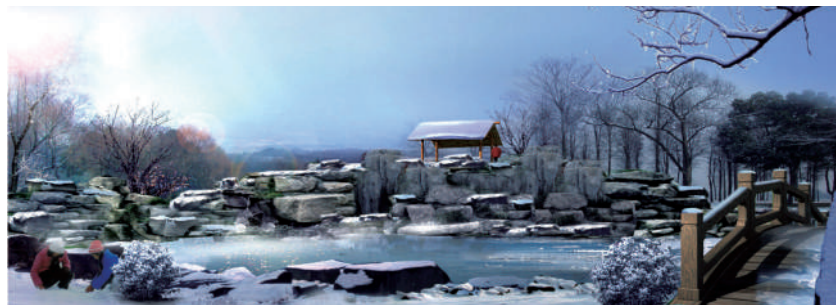
在我们首届生之后,又陆续招了二届、三届……我的老伴王忠秀就是第二届学生,她后来就读于武汉会计学校。七中的历届毕业生中,出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离开七中后,许多老师、同学都从未谋面,但他们的音容笑貌、翩翩风姿,至今都在我脑中萦怀,记忆犹新。

长港河,又称长河,古为陆水故道。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决断傅洲尾”,将陆水改道由洪庙河入江,现略存故道遗迹。长港河流域位于嘉鱼县西部,源于陆溪镇界石,经陆溪镇、高铁镇至三合垸干堤三乐闸入江,流域面积114平方公里,全长24.1公里,宽25至47米,是一条集水运、灌溉、排涝于一体的重要水道。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别看长河是一条不怎么起眼的小河,可沿河两岸的村民都视长河为自己的母亲河,因为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无不被小河的恩泽包裹过。长河流域内的主要蓄水湖泊——大岩湖,连同长河承担蓄泄水功能。遇上丰水年份暴雨频繁时,湖河腾蓄一部分洪水,这时的长河就成了向长江泄洪的通道,减少洪涝灾害损失。要是遇上干旱年份,就通过三乐闸进洪,灌溉耕地面积5.2万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就出生在长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因村子离长河仅数百米远,可以说我就是在长河美丽、温柔的臂弯里和抚爱中长大的。说起长河我的心里总会升腾出一种别样的自豪感,眼前也会不知不觉浮现出长河那原生态般美丽的画面: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河中的水草犹如舞中少女的裙带,在随波不定的摇摆;河流与河堤之间是顺势而上的斜坡,坡上排列着一棵棵碗口粗细的垂柳,覆盖着成片的庄稼和草地……

以前,每次回到故乡,漫步在长河边,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河里追逐、嬉戏、游乐、抓鱼的情景。那时,长河的蜿



今冬,我继续“五岳”写生计划之行第三站——华山。华山是“五岳”之西岳,位于陕西省华阴市,秦、晋、豫黄河三角洲交汇处,南接秦岭,北瞰黄河,扼西北进出中原的门户,既是军事要冲之地,又是道教之山,也是文化之山,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背着画夹,怀着“吸山水之精华,纳天地之灵气”的思想,我冒着蒙蒙细雨,虔诚地走进了华山。华山沉淀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它已不单是一座名山,而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精神之山,景仰之山。自古华山一条道,现在登华山有多条道,任你选择。我选择从西山门攀登,如其说是登山不如说是坐山,从山下东沟口坐缆车直达西山峰的巨灵足,全长四千二百多米,缆车缓缓而上,透过窗外,外面一片秋色。缆车越过一座座山梁和一道道山川,万丈深渊就在脚下,落差八百多米,让人胆战心惊。我惊叹当年解放军智取华山,沿着这峭壁夺取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险峻之胜。斧削刀劈的峭壁在云雾中时而露出了峥嵘时而又隐没在其中,我默画着山岩的特征,被捉摸不定的云雾遮蔽,飞腾的云雾仿佛穿越了时空,让我看到一千多年前的道教学者陈抟在华山一生坚守炼丹,皇宫盛请,也不为所动。随着缆车的上行,窗外的雨点变成了雪花,今年华山的第一场雪来得好早啊,全然没有了深秋的橙黄。缆车到达巨灵足,雾茫茫,雪茫茫,还有人海茫茫。白雪皑皑,银装素裹,一

## 长港河

## 散记

## ■殷铁梅(嘉鱼)

岸房屋、菜地、鱼池,耕地向河中延伸,侵占河道面积。每逢汛期,洪水排泄不畅,外洪内涝严重,让人一时之间很难分清哪是河道,哪是田地。长河没有了清澈的流水,没有了柔软的草坪,没有了畅游的鱼虾,没有了奔跑的孩子,也没有丰收的欢笑,长河,就像患重病的人一样面色难看。“还我清流!还我碧波!还我从前模样!”长河在流泪,在哭泣,在一次呐喊。

然而,前几天,当我再次回到故乡,再次漫步在长河边时,只见河两岸风景秀美,河水清澈明亮,岸边的柳树、竹叶和灌木叶随风飘舞,美不胜收。岸坡的景观改造也卓有成效,充满唐宋风韵的小桥,给长河的美丽赋予了一种深邃的文化美。正当我惊诧于长河这些变化时,一条小船不觉间缓缓驶来,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让人心弛荡漾。不远处,还有一老者,正举竿垂钓,怡然自得。好一幅如诗如画、如醉如歌的美景。原来,这都是国家水利工程建设杰作。

河流是农业之脉,农村因河而兴,农民靠水而富。悠悠长河,惠民实多。如果用泼墨写意的手法去描摹她,那就如名家诗句所形容:绿树绕两岸,清波泛银粼。若用工笔来画她,则可见一桥一舟,别有风采。

啊,长港河,故乡的河,我心中的母亲河,一条奔流不息的河……

## 传递

## 正能量

## ■王战强(通城)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推荐我看《开讲啦》节目,说这是一档颇具正能量的节目,非常值得一看。

我第一次看的是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不怕人生的转弯》。林清玄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有十八个,饭都吃不饱。那时,他就想长大了要当作家,要满世界去看一下。在当时的情况,这最多也就算是个梦想了。可是,他确定了这个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就都变成了现实。我看了,也被深深的触动了。后来听著名导演吴宇森讲“爱”,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讲“人生的选择”,听巨星成龙讲“没有人能替你奋斗”……每一位走进《开讲啦》节目的开讲嘉宾,都是一个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在他们成功的背后,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或启发人的智慧,或激励人的斗志,或提升人的勇气,或净化人的灵魂。看着这些节目,我的心里不知不觉地涌起一股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情绪。我知道,这就是《开讲啦》节目带给我的正能量。

人是需要正能量的。正能量才能够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让你进入到另一种境界。我曾经在一个单位工作十余年,碰到很多的上司,都待我很好。后来,却碰到了一位不理解我的上司,他看我左右不顺眼,处处给我刁难,让我痛苦不堪,度日如年。有一位老领导看到我的状况后找我谈话。他说,你大可不必为了这件事情而影响了你自己。正因为过去碰到的上司都是对你好的人,你走得太顺了,所以,现在碰到这样的上司对你是一次锻炼,一次考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躲避它。你经历了这次之后,你或许就成熟了成长了,以后再碰到这样的情况,甚至是更大的困难,你就会沉着应对。你说,这不是件好事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于是,我仍然做我该做的事情,任你给我什么脸色,任你给我什么打击,我心依然。自此以后,每当有不快有烦恼时,我都会想起这位老领导的话,于是,不利的情况总是让我能够汲取有利的成份。现在知道了,这位领导就是在给我传输正能量。

有一段时期,上小学的儿子突然变得胆小了。原来,他最近在看一个有关侦破故事的动画片,那些侦破的案件里很多凶杀、血腥、暴力的恐怖画面,看得他心里阴森森的。我便告诉他,你看这样的节目要把重点放在警察是如何查找线索,如何破案,如何将罪犯绳之以法的。然后,又把儿子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些内容中来,带着儿子一起看《开讲啦》节目,买了三字经跟着儿子一起读“昔孟母,择邻处”。

是啊,古代都有择邻而居的故事,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一种正能量对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所产生的作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的生活中,你所处的环境中,所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正能量的,你的心里就充满阳光,你就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很感谢朋友推荐我看《开讲啦》,我又很高兴能够带着我的儿子一起看这个节目。这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过程。如果这种传递在更多的朋友之间,更多的亲人之间重复,那全社会的正能量就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一个人需要正能量,一个社会更需要正能量。

## 雪雾

## 锁华山

## ■杨剑(温泉)

下子把我们带进了一片白色世界。

有游人惊呼,有游人雀跃,登上华山的游人似乎有一种成就感,是游人征服华山还是华山征服游人,如此令游人兴高采烈呢,我可不是,是天人合一的畅快表现。

我背着画夹四处寻景,只因雪雾笼罩,几米开外,不分物象。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踏着冰雪覆盖的山径,随游人亦步亦趋地从西峰到南峰,又从南峰到东峰,处处都被漫漫雪雾锁紧,游人见我只有看不画问我答曰,“画这雪雾景色,用白色就足够了”。没有动笔画画,我心里空荡荡的,如同雪雾一样茫茫然。不知所措,不识华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雾中。

带着一种莫名的遗憾,我从原道折回山腰下,想在山下找到灵感。看着秋雨绵绵的群山,峰峦起伏,层层叠叠,似乎有些感觉,寻避雨处,飞快地铺开画夹,笔墨同下,在宣纸上沙沙作响,一口气画了二幅,用毛笔解开画锁,心情顿感舒畅,眼前的群山也开始起舞。深感,亲近自然,走进大山,以自然为师,是山水画者之途径;悟大山之道,将自我精神和山川精神融为一体,是山水画者之升华;写山之真像,画山之仙骨,是山水画者之意境。

暮色渐渐降落,山川生出淡淡的紫烟,从山谷那片树林中传来几声鸟儿悠扬啼鸣声,我收起画具,猛然回头仰望,雨雾中的华山恰似一幅水墨画,枯淡浓淡的笔墨把华山皴染出苍苍华滋,高耸的峰峦掩映在云雾中,那丝丝团团袅袅的云雾好像陈抟架着仙鹤款款飞去的身影。